



剩女时代

我怎么就成“剩女”了？
为何房产证上不能加上我的名字？
遭遇家暴，我该怎么办？

在这场财富的盛宴
与权利的游戏里，
中国女性丧失的
不只是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她们的故事，
就是我们的故事。

[美] 洪理达◎著
李雪顺◎译

LEFTOVER WOMEN

THE
RESURGENCE OF
GENDER
INEQUALITY
IN CHINA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TIME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鹭江出版社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LEFTOVER
WOMEN

剩女时代

「美」洪理达◎著
李雪顺◎译

THE
RESURGENCE OF
GENDER
INEQUALITY
IN CHINA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鹭江出版社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6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剩女时代/(美)洪理达著;李雪顺译. —厦门:鹭江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459-1055-1

I. ①剩… II. ①洪… ②李… III. ①女性—婚姻问题—社会调查
中国 IV. ①D669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0372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13-2015-058号

Copyright © Leta Hong Fincher 2014

Leftover Women: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

was published in 2014 by Zed Books Ltd

London & New York
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(www.ca-link.com)

SHENGVN SHIDAI

剩女时代

【美】洪理达 著

李雪顺 译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江出版社

地址: 厦门市湖明路22号

邮政编码: 361004

印刷: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
地址: 北京市大兴区星光工业开发区西红门福伟路四条十号 邮政编码: 102600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插页: 2

印张: 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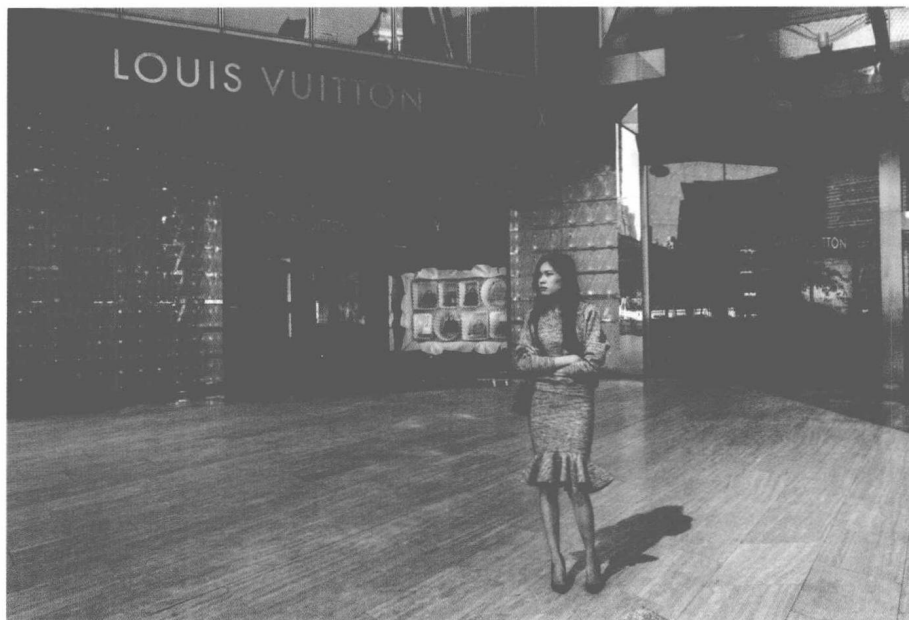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130千字

版次: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59-1055-1

定价: 38.00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4

一名女士在上海一家豪华购物中心外面等出租车。社会上普遍认为，一旦开始约会，男性就应该给女朋友购买昂贵的礼物，比如高级手袋或钱包，中国的男人求婚之前，就应该有车有房了。



陈昕（音译）33岁，和大部分城里人一样，每年只和母亲见一两面，每次母女俩都为了她恋爱结婚的事吵架，她说：“我妈说我要是再不结婚，她在邻居面前就会丢脸。我父母生活的世界和我完全不一样。”陈昕的两个姐姐都在老家和初恋情人结婚生子。“我曾经以为我的生活也会是这样的。但我是家里的老小，也最愿意在外面闯荡，我和她们不一样。有时她们说我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多了，比如她们不喜欢我晒成古铜色，说我太黑了。另外，我没结婚这件事也让她们失望。”



陈昕不是没努力过。“有一次我爱上了一个男孩儿，他也喜欢我。他想带我见家长，但他父母不同意，因为我比他大三岁，而且我不是北京人。当时我 30 岁，他 27 岁。”

陈昕也会去参加聚会，“到了我这个年龄，合适的男人已经不多了。找男朋友真是让我筋疲力尽。北京这么大，你参加聚会，发现全是漂亮姑娘。竞争特别激烈。”



24 岁的唐薇（音译）就要结婚了。她的父亲拥抱了她。
根据统计，中国九成的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在 27 岁之前结婚。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是 24 岁。



齐邦妮（音译）正在边做面膜边休息。她 32 岁，薪酬很高，但还是和母亲同住，这样母女俩就都不孤单了。她说：“有一次我听见邻居在谈论我能挣多少钱。她们说：‘你觉得她真能挣一万？’我妈告诉她们我的工资，因为她以此为傲。别人觉得我一个单身女人挣这么多钱挺奇怪的。”

齐邦妮业余时间练习滑板，也借此逃避母亲催她结婚的唠叨。



34 岁的朱赤丹（音译）正躺在她位于生孩的家中用手机购物，独自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她都是和自己的小猫一起度过的。她也和朋友一起参加聚会。

朱赤丹是位电视节目主持人，所挣的薪水足以负担起舒适的生活。“‘剩女’听起来很像‘胜女’，”她笑着说，“那就是我。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变成美好的女人，那为什么要和没我们成功的男人在一起呢？”



朱梅婷（音译）今年 30 岁，在北京做英语老师，单独住在自己的公寓里。她说：“昨天老家的阿姨给我打电话，介绍我和她认识的一个男人见面，我不得不撒谎说自己马上要出门。有时候她气我不结婚。她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男朋友，但还是觉得能帮我找到合适的人选。”



朱池（音译）今年 32 岁，拍照时她正在庙里烧香。她已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担任制作经理的职位，但仍想在事业上取得更高成就。朱池的父母觉得一个单身女人追求事业成功风险太高，所以她和父母定下协议：假如他们允许她尝试追求另外一份更心仪的工作，她就承诺在一年内结婚。“因为我得自己养活自己，他们就不希望我在工作上冒太大险，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发动所有朋友帮我找个合适的男人。”



杨女士今年 31 岁，生活在北京，她经常和同样单身的朋友一起参加聚会。她说：“我不嫉妒我已婚朋友的生活，她们对生活的抱怨和我一样多。假如婚姻使她们快乐，那我可能还会愿意听从她们让我结婚的劝告。现在的我并不想拥有她们那样的生活。”



薇拉 (Vera) 的双人床上满是未分类整理的衣服。她今年 38 岁，经商，平时很忙，很少回家。“我根本没时间照顾自己的个人生活，更别说约会了。”



何微微（音译）今年 38 岁，是一名设计师。她说：“如果不结婚，就会被社会排斥，每个人都会给你做媒。”

何微微说自己并不对“剩女”称号感到愤怒，但是她不太喜欢这个词的字面意思：“听起来就像冰箱里的剩饭。”



即使在上海这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国际化都市，在传统婚姻价值观的影响下，父母们仍然对儿女的感情生活施加影响。



上海，相亲节目“百里挑一”中的女嘉宾等待新一轮的开始。相亲节目在中国非常受欢迎。



每个周末，都有数百对父母在人民公园替自己的儿女找对象。